

人物

一切艺术创作都必须探索,而表现新题材、塑造新人物,寻求戏曲艺术的革新发展,更需要有大胆而严肃的探索精神。徐棻不是把“探索”作为炫人耳目的招牌,而是把“探索”作为一种创作的精神,所以她的作品没有随着作为历史性形象的“探索性戏曲”的“过时”而过时,而能长久地保留在舞台上。

剧作家徐棻:不走寻常简便之路

□安葵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外国文化的涌入,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怎样适应时代的变化和读者、观众的需要,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文化艺术界兴起了一股“探索”之风。但开始阶段,什么叫“探索性”作品,怎样探索,人们是不清楚的。戏曲界也出现了一股“探索热”,探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克服“戏曲危机”,吸引青年观众。什么是“探索性戏剧”,应该怎样“探索”,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今天回头看,剧作家徐棻对探索性戏曲的认识是最接近事物的本质的。她说:“‘探索性戏曲’是一个暂时的、相对的概念。这是戏曲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现象,不能和常规模式的优秀剧目和常规意义的创作革新混为一谈。”

这一界定是准确的,“探索性戏曲”是一个历史现象;但“探索性戏曲”所体现的探索精神对此后戏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徐棻根据自己的创作以及其他剧作家创作的作品,对探索性戏曲的特点作出这样的概括:“探索性戏曲乍一看彼此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但如果仔细瞧瞧,就会发现它们骨子完全一致,那就是:在引进话剧、舞蹈等姊妹艺术和西方现代派戏剧手法的同时,都固执地坚持本剧种的特色(如音乐、唱腔),固执地坚持戏曲音乐的基本特征(如节奏化与某些程式性表演)。”“探索性戏曲大多不像传统戏曲那样仅仅满足于有一个正确的主题思想,其内容往往含蓄、多义,能诱人回味、发人深思,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不求大家的认识完全一致。探索性戏曲大多也不像传统戏曲那样往往满足于对人物的进行是非善恶等浅显的道德评判,它们更感兴趣的是开掘人物复杂、丰富、生动的内心世界。总之,探索性戏曲追求好听、好看,也追求可思、耐思。”

这当然指的是探索性戏曲中的优秀作品的特点。在当时,也有一些思想内容上并无新意的作品,为了招徕观众,变换一些花样,虽然也可取得一些舞台效果,但很快就被历史所淘汰。徐棻此前和这一时期创作的《红楼梦》《田姐与庄周》等作品不是这样,他们既考虑到观众审美观念的变化,又追求艺术自身的发展与提高。徐棻不是把“探索”作为炫人耳目的招牌,而是把“探索”作为一种创作的精神,所以这些作品没有随着作为历史性形象的“探索性戏曲”的“过时”而过时,而能长久地保留在舞台上;在徐棻后来的创作中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一些特点,因此她的作品能不断与时代相契合。

广义地讲,一切艺术创作都必须探索,而表现新题材、塑造新人物,寻求戏曲艺术的革新发展,更需要有大胆而又严肃的探索精神。徐棻创作的作品一部分是根据传统戏改编的,一部分是根据中外名著改编的,她在这些改编中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在探索中体现了高妙的艺术创造。

徐棻据以改编的传统戏如《大劈棺》《目莲救母》《马前泼水》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戏中主人公的行为多是对传

统道德观念的背叛,传统戏既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产生其行为的社会环境和人物的心理,又从封建道德的立场予以谴责。所以新中国建立后或视为禁戏,或予以搁置。这些作品对社会生活复杂性和人物心理复杂性的表现一直吸引着作家、艺术家的目光,但人物的行为确有有悖人伦常理或不值得肯定之处,如田氏的“劈棺”和崔氏的“逼休”,因此也不能简单地“翻案”。徐棻的改编——再创造不只是对人物的行为和心里作出合理的解释,而是从中引出深刻的哲理的思考。

在《田姐与庄周》中,作者还原了两个人物真实的关系。田姐崇敬庄周,但并不能理解他,而且对这样一位“仙风道骨”的人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庄周把世事看得很超脱,但轮到自己身上却难以摆脱凡人的嫉妒和怨恨。由于两个人地位的悬殊,所以庄周对田姐的“考验”是残酷的。因此作者给剧作加了一个副题——“一个大男子和一个小妇人无所稽考的荒唐故事”。传统剧目是一个古代的“荒诞戏”,它的主题是“对人物进行是非善恶等浅显的道德评判”,而徐棻从其中引出的思考是“人难以战胜自己的悲哀”。

川剧《目莲之母》我是在这次活动中第一次看演出。刘氏因丈夫把儿子送到寺院而失去了儿子,看到儿子瘦成干柴而断绝亲情,因此产生了背叛宗教的思想,这对刘氏行为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而看到目莲知母亲在地狱受苦,不顾修行的成果到地狱救母,并取得了成功,使人感到这是母爱的胜利;但作者并未到此为止,阎王要求刘氏必须写下“悔过”字据方允许其还阳,刘氏却说自己无过,拒写字据,颇有一种“不自由,勿宁死”的气概。到此,使人感到作品的思想是层层递进的,因此具有很强的震撼力。

太原市实验晋剧院谢涛主演的《烂柯山下》保留了“逼休”和“泼水”两个传统关目,作品要落入旧的窠臼吗?徐棻当然不会那样。崔氏等待丈夫科考中第,与他一起过了六年苦日子,到第七年忍不住了,逼丈夫“休”了她;但丈夫离家出走,她便后悔了。朱买臣做了官衣锦还乡,妻子跪地求他宽恕,朱买臣却赌气要她收回覆水。他回到家里看到书房依旧,一派妻子等他回来的样子,他也后悔了。让下人去找崔氏,找到的却是妻子的尸体。谢涛说,她爱这两个人物,爱朱买臣,也爱崔氏。两个人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如果崔氏在困难的时候,再忍一忍,或者朱买臣回来的时候再冷静一点,悲剧就不会发生。因此人物的行为令人同情和惋惜。“覆水难收”,在传统戏里是对崔氏无情的谴责,在新编的《烂柯山下》中,成为两个人无法挽回的遗憾。这样一种人生际遇可以引起诸多联想。所谓高深的哲理性就在这普通的“人情物理”中表现了出来。

外国戏剧表现了中国戏曲不同的生活内容,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改编外国戏剧特别是戏剧名著是



丰富和拓展戏曲艺术的一种途径,同时对作者也是严峻的挑战。戏曲表现的内容可以让观众感到一定的陌生,但总须有相通处。徐棻根据奥尼尔《榆树下的恋情》改编的《欲海狂潮》,根据迪伦马特《老妇还乡》改编的《贵妇还乡》等是徐棻坚持探索精神的又一种表现。

《贵妇还乡》的三个主人公交织着爱情仇,保住和占有财产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但当一对青年男女相遇一起时,人性中自然产生的情欲和爱意又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女主人公蒲兰为了表白自己对三郎的爱,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在原著中是作为爱的力量强大而表现的(在《德伯家的苔丝》等西方作品中也有为了爱杀子的情节),而对中国观众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徐棻结合中国的现实,对作品的结尾做了改动。她说:“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冲破了禁欲主义的壁垒;但是,又引起人欲横流。我在惊愕、愤慨之余,不由得对欲望这个东西作一番沉思。”“我改变了三位主人公的结局,让整个戏着重表现人们沉浮在欲望中的痛苦与欢乐、获得与失落、理性与疯狂、善良与邪恶……我想使各种不同层次的观众都能够或多或少地体验到一种人生况味,并期望引起人们思索欲望的两重性;特别要警惕,莫让自己的欲望毁灭了自己。”

戏曲以表现人的感情为长,表现哲理思考有一定的难度。但在徐棻的作品中,无论是改编传统戏,还是改编外国的作品,都能做到哲理与诗情的结合,这是需要有很深的功力才能做到的。

“笔吐珠玑,心怀时代”,是张庚先生给徐棻的题词。这是对徐棻很准确的评价。因为她心怀时代,才能够笔吐珠玑。她有广阔的视野,能够吸取古今中外艺术创作的精华。她心中有舞台,并致力于把一种“戏曲新形态”呈现于舞台。她的创作理念是:“要搞川剧,但不是老川剧。”她在许多作品中担任名副其实的“艺术指导”,参与导演工作,所以她的创新是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参与。

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复杂,内心的搏斗激烈,增加了表演的难度,但对于勇于创造的演员也更有吸引力。有的演员知道徐棻有这样的本事,就去找她为自己写剧本。如《死水微澜》就是田蔓莎请徐棻写的。由于剧本能够“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所以演出取得巨大成功。演出《欲海狂潮》的陈巧茹、王超、蔡少波,演出《贵妇还乡》的京剧演员刘子微、京剧演员冯咏梅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演员的创造力在演出徐棻的剧作中得到彰显。十几位演员演出徐棻的作品而获得梅花奖。这是剧作家为戏曲艺术发展所作出的“立体”的贡献。

现在是民族艺术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在大好形势下如何推动戏曲艺术走向更大的繁荣,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学习、弘扬徐棻老师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不走寻常简便之路,努力追求思想的精深和艺术的精湛,这样才会有更多人民喜欢的优秀作品出现。

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工作推进会举行

5月21日,中国音协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工作推进会在京举行。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韩新安表示,成立中国音协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一是拓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动方式的重要途径;二是增强音协组织“三性”和“四力”的重要抓手;三是新兴音乐群体展示艺术才华、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重要平台。此次工作推进会的召开,为推进中国音协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活动的常态化、品牌化建设总结了有益经验。

会上,部分新兴音乐群体优秀代表作交流发言。“‘轻骑兵’活动服务的是最基层的老百姓,很接地气,每一次演出都是近距离心与心的交流。”在青年歌手皓天眼中,中国音协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

活动就是一曲守正气、唱正气、扬正气的正气歌。青年歌手乌兰图雅谈到,“当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载着党的关怀,走村入户,为村民们带去精彩演出时,把经典红色歌曲深情传唱时,文化就种在了田间地头,更种在了人民群众的心中。”据悉,中国音协自2018年9月启动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基层慰问演出活动以来,已先后在广西宜州刘三姐镇、京台高速平潭跨海大桥工地、四川邛崃市平乐镇、湖南长沙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雷锋路社区等4个基层地区举办慰问演出。未来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队伍将更好地担当起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怀的光荣使命,在服务人民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好。(许莹)

“我从草原来”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内蒙古贫困牧区青少年海外学成归国

5月22日,“我从草原来”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内蒙古贫困牧区青少年赴美国肯塔基大学艺术学院学习成果汇报会在中国文联报告厅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于2014年启动了海外研修文艺人才培养计划,该计划由姜昆倡导发起,是为培养国际型艺术人才设立的重点项目,通过社会资金募集和政府资金支持,有计划地选派高级访问学者、优秀青年文艺教师和有志艺术发展前景的学生到海外高水平大学留学、访问进修、合作研究,开拓文艺人才海外培养渠道,获取学科前沿知识,学习世界先进的教学科研方法,提升水平,拓展文艺学者、文艺教师和学生们的国际视野。

首批资助的呼和图拉嘎、普日瓦、耐吉拉、宝日格勒、王乌日乐5名同学,均为草原农牧民的孩子,

他们不仅能演唱蒙古族现代、传统合唱作品及中外合唱作品,还擅长演奏马头琴、钢琴、小提琴、三弦、雅托克等乐器,2015年,5人均被美国肯塔基大学艺术学院录取,但他们由于家境贫困,面临辍学的困境,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海外研修文艺人才培养计划为他们架起了通往国外艺术学府的桥梁,圆了他们的艺术梦想。据悉,这也是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在公益资助活动中,首次将贫困地区的青少年送往国外大学学习深造。活动现场姜昆谈到,我们视这些孩子像“种子”一样,让他们在沃土中成长,让他们扎根在祖国的大地上,让他们学成归来时,胸怀一颗感恩之心。在汇报演出中,5名同学展示了他们的学习成果,内蒙古艺术学院基地合唱班的学员表演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节目。(许莹)

评点

5月4日,笔者观看了徐俊导演的话剧《漫长的告白》。当天演出了午、夜两场,出人意外的是,该剧开票仅10分钟,所有票就被抢空,上座率超过100%。一部诗化的话剧,一部反映当代青年爱情与生活的话剧,居然如此受到当代观众的热烈追捧,这个文艺现象发人深省。

《漫长的告白》取材于法国著名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经典悲喜剧《西哈诺》。这部戏是历史上最受广泛认可的法国戏剧之一。1990年,《西哈诺》改编为电影《大鼻子情圣》,热拉尔·德帕迪约借西哈诺一角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徐俊告诉我,2015年,他在以色列卡梅尔剧院看了《西哈诺》,两个多小时的希伯来语演绎,一句也不曾听懂,但仗仗着对故事的熟知,依旧被深深地打动。4年后的今天,《大鼻子情圣》以本土化的改编呈现在上海的舞台上。徐俊在地中海边的理想终于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立体真实。

《漫长的告白》是一个上海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戏的主角是青春激昂的校园里一群情感真挚、富有理想的青年,他们热诚又果敢地追着人生的真谛。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来信、大学生张华跳入粪池舍己救人是否值得,都成为当时校园里热议的话题。剧中几位青年的命运走向和际遇改变,引发了一个时代内心深处的共鸣,书写出一段凝练着青春、理想、奉献和隐忍的漫长的告白。大学生们走出校门,有的人选择种植平凡,有的人选择收获崇高,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际遇紧紧交织,个人对爱情的悸动和理想的追求,流淌在山河家国的变迁里,崇高的理想在主人公的情愫表达里得到绽放升华。

爱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漫长的告白》告诉观众:真正的爱情,偶尔才出现。爱情是占有,更是成全。爱情并不自私,为了你的幸福,有人甘愿放弃自己的幸福。这是一种崇高的爱情。张志国、陈中行和方圆是大学的同学。方圆是张志国的女友,但陈中行也暗恋着方圆。陈中行多次帮助张志国写情书,赢得了方圆的爱情。张志国和陈中行在离开校园后,奔赴了战争的前线。在生和死的考验面前,陈中行代张志国写下了给方圆的最后一封情书,字里行间表达出自己的心声。信中写道:“方圆,你是我眼角的温柔,你是我心里的不朽,是我热爱这个世界的近乎全部的理由。”信中,张志国又关照方圆:“如果我不能给你想要的幸福,而别人可以,那我愿意躲起来,目送你们走向幸福的旅程。”这为戏的结尾留下了一颗可喜的伏笔。

张志国在战场上英勇地牺牲了。陈中行虽然面容丑陋,却有着美丽的心灵,让人想起《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这封为张志国代写的遗书,被送到了方圆手中。陈中行从未向方圆吐露过写情书的秘密。他在方圆经历了十多年失去志国的痛苦之后,要求方圆拿出志国的那封最后的情书,自己再读一遍。方圆终于真正了解了陈中行,两人拥抱在一起,而此时的陈中行已经旧伤复发,生命垂危。方圆无限感慨:“我爱上了一个人,却失去他两次。”人的外表固然重要,但内在的灵魂的接近,更能引起爱的共鸣。这就是这出戏的主题。用正确的恋爱观引导青年的人生,让青年懂得爱情并非源自外在美,而是一种更为崇高的心灵美。这至今依然是戏剧家不可推诿的责任。《漫长的告白》做到了这一点,值得我们肯定。

徐俊邀请在综艺节目《声入人心》中的音乐剧演员郑云龙饰演陈中行,是一个高明的选择。虽然音乐剧与话剧同为舞台艺术,但郑云龙从来没有演过话剧。大段的台词是对郑云龙戏剧功力的极大挑战,也是一次演技的磨练。陈中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鼻子,他容貌丑陋却满腹诗书,才高气傲却内心柔软,他以细致的表演来诠释这个内心复杂的角色,点燃了一场势不可当的熊熊的青春之火。青年戏剧演员施泽涛饰演的张志国和秦子然饰演的女一号方圆也不负众望。方圆表演细腻动人,从内到外都是美的。音乐人李泉婉转动听、饱含情感的三首歌曲贯穿全剧,为整部戏剧情的推动与氛围营造起到绝佳的作用。

这部话剧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许多台词都富有诗意画意。如:“总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比如爱,写下来的不会,藏在心里的也不会。”“我向你诉尽了心中的光明,哪怕剩下的只能是阴影,我也义无反顾地、绝不游移地享受对你的告白。这是我一生中最高自由的时刻。”“世俗的爱,是千方百计地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这需要恒心和勇气,可一旦深陷进去,也会夹杂私欲和贪心。”这些近乎格言式的台词,给当代的大批青年观众以思想启迪。略有不足的是后半部分的情节交代略显仓促,使观众的情绪难以很快地扭转过来。

年轻观众就是戏剧的希望所在,戏剧艺术同样需要朝气。《漫长的告白》两者兼而有之。《漫长的告白》的热演,也是如今民营剧团不断崛起的一个新的信号,值得我们热情关注。



让爱情回归崇高的心灵美

——评话剧《漫长的告白》

□吴兴人

俄罗斯话剧《叶甫盖尼·奥涅金》用诗意的舞台重现文学经典的诗性

为庆祝中俄建交70周年,由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出品、改编自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同名经典诗作的“幻想现实主义”话剧《叶甫盖尼·奥涅金》,5月16日至19日在京完成了其中国巡演的最后一站演出。来访期间,由该剧编剧、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携主创团队与中方专家一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观众见面交流活动。活动以名著的改编与舞台演绎为主题,多角度地探讨了普希金诗作与俄罗斯文学的内在精神及对其进行舞台艺术化呈现的思考与实践。

与会专家认为,经典作品的价值就在于能被不断地阐释。《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普希金最重要一部作品,讲述了19世纪彼得堡贵族青年奥涅金逃离奢靡的上流社会生活,来到乡村后发生的爱情悲剧。该作以复杂、精致的十四行诗体的文学形式,充分彰显了诗人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上的天赋,使作品在翻译与艺术改编上具有很大难度,而里马斯的这部话剧,能创造性地挖掘并展现原著作品中强烈的诗意与诗性,以重获生命的“舞台诗歌”打破了惯见的“生活化”式的戏剧表达,重新感动了现代人日渐麻木的心灵。里马斯谈到,该剧中女主人公塔季扬娜身上体现出来的勇敢以及对祖国、故乡、家庭的忠诚,是真正的英雄主义与俄罗斯精神的体现。在他看来,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带有诗意的,会让人感到生活是一件礼物。对于名著改编,他的态度是忠于原著,在实践中他会通过和演员一起研读原著、剧本,想象每句话的舞台呈现等方式来和团队共同完成二度创作。谈及《叶甫盖尼·奥涅金》一剧的改编,他表示,诗歌反而能帮助艺术家从个性的局限中走出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对于以话剧的方式改编该剧的意义,剧中青年连斯基一角的扮演者尼古拉·罗曼诺夫斯基表示,原著伟大的地方还在于它打开了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而在今天演出这部话剧,就如同为当代观众复活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声音与灵魂。

据介绍,作为一部创作于约200年前的文学经典,《叶甫盖尼·奥涅金》在历史上曾有芭蕾舞剧、歌剧及电影等改编版本,但搬演至话剧舞台却并不多见。作为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当今俄罗斯最重要的剧院之一,此次剧团为期三周的巡演时间之长,创下了剧院近20年来的出访纪录,所到的广州、上海与北京三地,让俄方充分感受到了当代中国观众对俄罗斯文学及世界经典优秀戏剧作品的热情与期待。

(路斐斐)